



红旗在前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红 旗 在 前

——记“爱民模范”盛习友

张 政 模 马 俊 彪
姜 学 林 冯 国 增

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七三年·济南

红 旗 在 前
——记“爱民模范”盛习友

张政模 马俊彪
姜学林 冯国增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3年2月第1版 197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9·061 定价0.25元

目 录

开篇.....	1
第一章 万户萧疏话盛岗.....	6
第二章 春天来了.....	18
第三章 雨露滋润.....	29
第四章 在前进的道路上.....	38
第五章 开不败的红花草.....	57
第六章 火红的心.....	73
第七章 心潮逐浪高.....	90
第八章 风展红旗.....	106
第九章 气贯长虹.....	122
尾声.....	136

开 篇

阳光灿烂，群峰肃穆，林碧峰青，树脂飘香。

这儿，是地处泰沂山区北麓的章丘县胡山公社。

巍峨的泰山山脉，在渤海湾尽头的一片辽阔的土地上，平地崛起，雄伟庄严！

站在胡山远望泰沂：高峰雄峙，岩峦起伏，那缭绕的烟云，遮不尽峰崖重迭的身影，只见巍峨磅礴的泰沂，群山逶迤，气象萧森。

逼近胡山时，东、西两个山头怒峰勃起，形成一道深深的峡谷，有名的巴漏河，顺着谷底陡峭的地势夺路而去。这东山头和西山头好似两扇大门，紧锁南去泰沂群山、北去鲁北平原的要道。

清明佳节，寂静的胡山，顿时车水马龙，热气蒸腾。在公路上，在蜿蜒的山间小道上，一队队人流在前进，一簇簇红旗在滚动。从南来的，从北来的，从东和西来的，一齐汇集峡谷，遍山满谷都是人群的洪流，红旗的海洋。

人流中，有戎装整齐的人民解放军，有英姿飒爽的民兵队伍，有意气风发的红小兵，有质朴热诚的机关干部。更多的，是来自方圆数十里山村里的贫下中农，扶老携幼，络绎不绝。

他们长途跋涉，翻山越岭，顾不上休息，来不及停步，一口气拥上东山头，爬陡坡，登石阶，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，仰望着半山腰上矗立的高大纪念碑，呼唤着一个名字——盛习友！那激动的目光伴合着滚热的眼泪，凝聚在烈士墓前的一幅子弟兵的画像上。

多么使人怀念的形象呵！

圆脸，微尖的下颏。那宽阔的前额和那一双明彻的眼睛，仿佛包藏着他对人民不尽的深情厚谊！齐齿厚唇，是他气质淳朴浑厚的写照。鲜红的领章，衬出了青年战士的满怀豪情。

这时，太阳升上了东山头，把金灿灿的阳光洒在西山头上，顿时峡谷锃亮，满目增辉。山区人民以对子弟兵的火样深情，用洁白的块石砌成了“盛习友烈士永垂不朽”九个大字，每当旭日升空，便在西山头发出耀眼的光辉，与东山头伟岸的烈士纪念碑遥相对应。

人们看得清楚，就在西山头半腰绿荫掩映的地方，是当年盛习友和他的战友们的施工现场，也是他为人民献身的起跑线！

英雄爱人民，人民爱英雄，峡谷里的热风，群山里的松涛，向人们唱出“拥军爱民”的赞歌。

人们记忆的屏幕上，桩桩件件的往事，好似繁星满天，有些由于天长日久，岁月消逝，对一些往事的记忆逐渐淡漠了。但是，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七日发生在巴漏河谷的事情，却使人们永远难以忘却！

这天下午，胡山脚下的兴隆大队男女社员，为了夺取又一个秋季丰收，他们顶着烈日的烘烤，在东山头的梯田里锄地。

炎夏的气候，乍雨乍晴，突然下起了一阵暴雨。不一会儿，一线天青，云开雨停。社员们遥望岭南高高的九顶山上，浓云迷蒙，雨雾茫茫。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九顶山一带凤凰池和雷鼓湾，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雨，脚下的巴漏河谷，霎时就要暴发峰崖谷壑汇聚而下的山洪。十几个女社员想趁此雨住风停的机会，赶快蹚过巴漏河跑回村去。

等她们来到巴漏河谷，无情的山洪提前来到了！腿脚快的，已过河上了西岸，但后面的九个姐妹，才蹚到了河心呵！只见那——

九顶山云雾低垂，凤凰池雨网密罩，一阵恶雨一阵风，哗啦啦在峡谷里发出轰轰的回响。象是雷响，又象是雨吼，从群山深处滚滚而来。仿佛如山崩崖裂，又象是猛兽咆哮。破天而下的山洪，翻卷着岩石，飞腾着浊浪，顺着南高北低的山势，沿着巴漏河谷飞流直下！

九名阶级姐妹，处境危险！

站在东西两岸的社员，眼看自己的姐妹将被洪水吞没，发出了求救的喊叫。有些人竟不顾自己的水性差，往巴漏河呈猛跳。

正在西山头半腰施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排长盛习友，听到山脚下的喊声，看见巴漏河两岸一片人影攒动，浊浪翻滚的巴漏河正在发狂，他情知事急，便丢下手里的工

具，甩掉头上的防险帽，招呼身旁仅有的两个战友，喊了声“跟我来”，便飞也似地向巴漏河扑去！

三个战友，忽而飞跑，忽而跳跃，象离弦的飞箭，象凌空的海燕，三百多米的距离，约四十度的陡坡，他们只用了一分钟，赶到了巴漏河边。

盛习友喘息未定，纵身跳入激流！

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，这是一曲军民团结的凯歌！他们很快救上了六名阶级姐妹。当盛习友最后救上了贫农女儿李凤兰，正要劈开急流去救另一个姐妹时，一个排空恶浪压将下来，把盛习友打下坝底，气势汹涌的水流漫过拦河大坝，落在坝外狼牙交错的岩石上，腾起一片迷蒙的水雾……

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章丘人民，怀着对毛主席、对人民军队的无限深情，高举拥军爱民的红旗，用自己的双手，烧灰采石，开山劈岭，在烈士为人民献身的地方，修建了“爱民模范”盛习友同志陵墓。把烈士的遗骨安葬在东山头上。

他们情思满怀，驰骋匠心，在盛习友从起跑至纵身下水的三百米地段上，沿着烈士的脚印，镌石刻碑，铭记事迹，把盛习友为人民服务的脚印，千秋万代地留在泰沂山区，留在人民的心坎上。

让我们留心这些脚印吧：

在这三百米的地段内，在这约四十度的陡坡上，一层层人造梯田，有六道地堰。人们看到，盛习友腾空跃下的第一道地堰，高达三米半，脚印深四十公分。第二道地堰高三

米，下面是狼牙怪石，虽没有脚印，却留下殷红的血斑。

人们还看到，在渗满雨浆的脚印之间，印着跨度两米至两米半的步幅！它记载着盛习友为人民有多么顽强的斗志毅力，刻写出盛习友爱人民有多么旺盛的火样深情！

这是普通的脚印吗？

我们不能忘记：在铁流两万五千里的雪山、草地，有这样的脚印；在千山万壑的太行山峦，有这样的脚印；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，有这样的脚印；在朝鲜人民英雄的国土上，有这样的脚印……

一个人，在历史的长河边漫步，在生活的道路上奔跑，总要留下这样或那样的脚印，时代随时都向人们发出大声呼喊，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作出严肃的回答——

“你应该留下什么样的脚印呢？……”

我们的盛习友，面对一个开辟人类新历史的光辉时代，合着张思德的脚印，踩着雷锋的道路，沿着李文忠的方向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开了为人民服务坚实的步伐，用他的行动，作出了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回答！

盛习友走的道路，正是我们要走的道路，盛习友留下的脚印，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新时代的脚印！

让我们以“爱民模范”盛习友为榜样，端正方向，紧跟红旗，团结战斗，去攀越那新的高峰吧！

革命，在我们紧促的脚步声中，又大步前进了！

第一章 万户萧疏话盛岗

一

你到过江淮地区吗？这里虽是逶迤起伏的丘陵地带，但这肥美的江淮呵，完全是一派江南水乡的婀娜风姿。那纵横交错的水网，泛着粼粼的水波，蜿蜒穿行在一冲两傍的田畴地亩里。渠水淙淙欢唱，不知疲倦地哺育着这些冲田傍地；麦黄稻绿，水暖秧肥。看吧！微风过处，秧田里一缕缕绿波卷向天边，鳞片般的鱼塘池堰，迎着瑰丽的曙光腾起霭霭烟波，炫耀着水乡的特有风光。人们记忆里的江淮呵，永远是那么色彩斑斓，光影明媚。

盛习友的故乡盛岗头，就在离合肥二十里的这样一个水乡。

盛岗头的今天，处处给我们带来繁荣、希望和快乐。盛岗头的昨天呵，你给我们刚出生的盛习友又带来什么呢？

……

让我们打开历史长卷，来认识一下昨天的盛岗头和盛习友吧！

一九四四年早春的一天，时已黄昏。

雨雪纷扬，江淮地区春寒逼人。

一条泥泞的田埂上，印下一行杂乱的脚印。顺着脚印的前进方向，看到一条高大的傍坎，那里稀落、散乱地居住着二十多户人家，全是泥土堆墙、谷草搭顶的破茅屋，这就是盛岗头。

在这些破茅屋里，住着世代当佃户扛长工的穷爷们。从前清大官僚李鸿章起，虽然清朝皇帝垮台，换了“民国”，又换成蒋介石的反动统治，但是盛岗头的穷佃户和长工们，只不过多次地在文书上履行一下改约换契的画押手续罢了。换来换去，换不掉受苦受难的命运，脱不开套在身上的镣铐。

日本侵略者践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打着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破旗，积极反共，不战而退，失地千里。处在沦陷区的江淮人民，从此被抛进了无底的陷阱。这个不到三十户人家的盛岗头，就有七十二根讨饭棍子！人们辛酸地把盛岗头叫做“剩光头”！

在盛岗头的村边，从田埂上的脚印看上去，只见一个四十出头的庄稼汉，步履踉跄，彳亍前行。他的身上斜披一件破碎的蓑衣，赤脚露腿，溅满泥浆。从那黝黑泛着黄色的脸上，爬着几条绉纹。他睁着一双愤懑但却是漠然的眼睛，正视着远方被雨雪搅拌得泥泞不堪的狭窄小路。忽然，他感到胸腔一阵阵疼痛，接着是沉闷和窒息感。他站住略微喘了喘气，便又踉跄着朝前赶路。

——他，就是盛习友的父亲盛大银。

早晨，盛大银起了个大早，趁着村外人迹稀少时去拾牛粪。他的妻子将要临产，吃的不够，烧的总不该缺呀。可是，他刚走下傍坎，从烟墩日本鬼子兵据点里，出来了汉奸队，他躲避不及被抓住了。汉奸队在盛岗头和邻近的陈岗共抓走了好几十个苦力，都被押到烟墩据点去修工事。

好不容易挨到下午，鬼子兵突然到现场检查工事，硬说他们“磨洋工”，不容人们分辩，汉奸狗腿子一拥而上，解下皮带和枪上的通条，狠命地抽打。最后，还罚他们每人从堰塘里往据点外壕挑十五担水。

直到薄暮时分，鬼子要关据点的栅栏了，盛大银才拖着灌了铅似的腿走出烟墩据点。

路过陈岗村边，他脱下蓑衣想捆扎一下到处灌风的破衣裳，忽然背后有人叫他。他一回身，一股刺鼻的酒味向他扑来。盛大银一看，是长得滚胖溜圆的汉奸保长郭小胖，便厌恶地转向一边。

狗汉奸假装亲热，凑到他跟前说：“大银，给皇军出差啦？”

盛大银不答理他，披上蓑衣要走。郭小胖拉住他说：“下月初五我家里要办喜事，乡里乡亲的，送三块五块都行，钱不去人去！”

狗汉奸任意敲诈，使盛大银大吃一惊，待他转身看时，郭小胖边走边说：“这一冲两傍都是一样，不光你一家！”

气愤填膺的盛大银，两眼逼视着汉奸保长的身影，气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他知道，这些惯喝人血的豺狼，是不

讲什么理的，何况他被抓进鬼子据点已经一天了，母亲和妻儿们该会怎样揪心悬念啊！于是，他又踏着泥泞急忙向前赶路。

陈岗和盛岗头南北相隔，不到半里路。他却艰难地走了好大一会儿。他刚进村里，倚门盼望的大儿子，一头扎到他怀里，他弄不清出了什么事，就拉着儿子推门进屋。

血，地上是一片没有擦干的血迹……

妻子倚在墙角一声不吭。

床上，母亲歪在被上不住气地呻吟。

他两步跨到母亲身边，看见鬓发蓬松的老母亲，脖颈后面露出一片血痕。几位乡邻刚用淘米水给老人家洗完伤口，包扎起来了。老母亲一见他，不由得两眼滚出热泪。

人们见他带着一身风寒平安地回到家里，倒是替他松了一口气。

盛大银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在烟墩据点被日本鬼子和汉奸抽打的时候，正是老母亲在血泊里呻吟的时候。

今天下午，正是雨雪纷扬，庄稼人不能出门的时候。合肥的一股日本鬼子兵下乡来抢粮食、抢东西。盛大银家的粮食，只还有几把煮糊糊的大麦粉和半口袋做糠巴巴的米糠。衣服被褥象鱼网似的，这里见天，那里露缝。要说财产，恐怕就是老母亲养的两只母鸡。

提起母鸡，倒象是老人家心上的一块肉。老人家早有盘算，媳妇快要临产了，生儿育女，难道不要补养？媳妇在月

子里吃一只，留一只好生蛋。庄稼人打油换盐就靠的这个。当着今天下午，大孙子告诉她鬼子要进村的消息时，老人家头一件事就是呼唤两只母鸡。等把鸡唤进屋还没有藏好，日本鬼子就破门而入了。

老人家爱媳妇心切，她不顾凶险，用腰上的围裙兜着鸡跑出门去。日本鬼子哪里肯舍，抽出洋刀就追。刀光一闪，老人家的脖颈上立刻流出滚烫的血浆，跌倒在血泊里。两只鸡随着鬼子沉重的皮靴声在狂飞乱跑……

这骇人听闻的叙述，使得病榻多年的盛大银止不住连声咳喘，脊背急剧地抽紧，满头的血管象要炸裂似的。忽然，“哇”地吐出一口鲜血。但他毫不介意地抹了抹嘴，不住地喘着粗气。

——血，受苦人哪一天不是淌着血泪过日子！

破茅屋里血迹未干，一个小生命就呱呱坠地了。

盛大银看着第二个儿子红扑扑的脸，悲喜交集。老奶奶不顾伤口的疼痛，催促盛大银给小孙子取个好名字。从此，盛习友便成了盛岗头穷苦人中的一个成员，在逃荒要饭的行列里，又增加了一名小伙伴，一根要饭棍。

一灯如豆，长夜难明！

破茅屋里寂静无声，盛大银睁着一双充血的眼睛，在盘算着今后的艰苦日月。他想到难度的春荒，想到老母亲严重的刀伤，想到二儿子习友的降生，想到汉奸保长无端的勒索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缠绕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一跺脚，忍

心卖掉两担傍田！

从烟墩的上空，飞起一颗照明弹，一道光芒，透过门缝和破窗，向这间破茅屋里辐射进来。盛大银预感到烟墩据点的日寇和汉奸，又将制造新的血腥罪行。

二

盛习友一周岁了。

从合肥城回来的人说，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。人们奔走相告：“苦日子可算熬出头啦！……”

然而，人们脸上的笑容还没有完全展开，马上就收敛了。在烟墩据点的上空，又新挂上了“青天白日”的旗子，扬言蒋介石要回安徽来！

汉奸保长郭小胖跑了一次盛岗头，人们刚刚展开的眉宇又浮上阴云。谁也没想到，汉奸保长衣服没换一件，帽子没换一顶，就变成国民党反动派的保长。从“胜利”的喜悦，回到现实生活中来。人们忧心忡忡地叹息着，这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鬼子、汉奸要是一路货，我们江淮人民就多灾多难了！

“国民党怎么样？看它的过去，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，看它的过去和现在，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。”

果然，国民党反动派回到安徽的“接收大员”凳子还没有坐热，一道新命令就传遍了淮河两岸：要搞“戡乱救国”！

听说要打仗，江淮老百姓，都知道要打曾经坚持皖南

抗日的新四军和在淮北、山东打日本鬼子的八路军。这个消息一传开，人们眉宇间的阴云就结成了疙瘩。

战祸和灾荒是一对双生子。国民党反动派要搞反共、反人民的罪恶活动，老百姓，首先是工农劳苦大众，是“戡乱救国”的直接受害者。通货膨胀，苛捐杂税，抽丁派伕，重租暴利，就象淮河决了口子的滔天恶浪一样，向江淮大地铺天盖地压将下来……灾难深重的江淮呵！从敌寇的沦陷区，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，只不过是才离了虎口，又进了狼窝。江淮人民遭受着空前的灾难！

盛习友，就是在这多灾多难的岁月中生长着、煎熬着！

当盛习友能爬会走的时候，哥哥就领着他在—冲两傍的田坎荒坡上，和那些青枝绿叶的各种野菜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使他逐渐懂得长着长叶、阔叶、卷叶的白根或黄根的野菜，和这住破茅屋的人的特殊关系。不用哥哥多教，他会把地芥、马耳菜和野蒜一一放进篮子里。到他腿脚扎实些了，他就跟上奶奶到烟墩集上讨饭。有时候，他还跟着妈妈拖着打狗棍到合肥城去乞讨。

盛岗头总是朝朝暮暮、有形无形地按照自己的素质，在铸造小习友的性格。破茅屋内外发生的一切事情，在有意无意地向小习友传授着生活哲学。他渐渐知道了爱和恨，但是他还不能深刻地理解为什么要爱，为什么要恨的道理，他只有眼看着这混沌的世界，看着降临在破茅屋内外的一幕幕的悲惨遭遇。

就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，盛大银的五亩傍田和租种的几亩老坟地里，麦子结下了沉甸甸的穗头。不用说，这对于刚刚熬过春荒的一家老小是极大的安慰。可是，一眨眼的工夫，这种安慰就象肥皂泡似的登时破灭了。

麦子登场时，一家人看着黄橙橙的麦粒，露出了难以形容的笑容。盛大银淌着热汗在翻晒风干扬净的麦堆，老奶奶领着习友，从麦秸里和麦糠里小心翼翼地翻找残存的麦粒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保长郭小胖摇着纸扇，挺着凸圆的大肚子蹒跚地走来了。不多时，随后又来了地主和二东家。

盛大银倒抽一口冷气，尽管是燥热的天气，心里却冷得发颤。

小习友面对这紧张的场面，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。

……地主照例收租，保长依法收税。算来算去，场上这一堆麦子还不够！

镰刀一响，国民党反动派来抢！刀把上墙，家中无粮！盛岗头呵！难怪人们叫你是“剩光头”！

地主和保长夺去了盛大银一家的欢笑。老奶奶欲哭无声，木然地抓起一把麦糠，仰望苍天，一眶眼泪和着手里的麦糠，在麦场上撒落、飞扬。

小习友抱着奶奶的腿，睁着一双充满仇恨的眼睛问奶奶：“奶奶，他们抢走我们家的麦啦！快去要回来吧！”

老人家听着孙子的话，越发抑止不住内心的悲痛。她声泪俱下地对小习友说：“天下是人家的，咱得忍这口气呀！”